

LI JINCHUN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李近春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李近春◇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李近春◇著

LJINCHUNNAXIXUELUNJI

纳西学论集



李近春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近春纳西学论集/李近春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8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08464 - 7

I. 李… II. 李…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文集
IV. K285.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6097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 字数: 310 千字

印数: 0001 - 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464 - 7/C · 238 (汉 21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64224782



作者简介

李近春，1932年出生于丽江，纳西族。1953年丽江中学毕业后，相继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研究班学习，曾在云南大学、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做行政工作。1977年回民族研究室重抄业务，从事纳西族调查研究，其间任民族研究所民族研究室主任，并应夏威夷美国东西方中心的邀请赴美进行学术交流。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3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
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
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
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
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
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
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
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
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
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
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麽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麽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麽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

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治学简历

我于1932年生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白沙乡雪嵩村一个纳西族家庭。先祖世代务农，没有识字的人。为学会写自己的名字，看懂连年增多的钱粮捐税名目及争当个小学教员以逃避兵役，家里千辛万苦供我读书，却碰到学校不准讲民族话，保安团闹市抢劫，经常拉伕当兵。于是，我决然在丽江中学和农村参加了争平等求解放的工农革命斗争。1950年秋，响应政府知识青年升学建设祖国的号召，走上了读高中考大学的梦想之路。1958年毕业于云南大学历史系；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班毕业；曾先后在云南大学人事处、广州哲学社会科学综合研究所、广东民族研究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所人事处工作。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学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1980年，参与了中国民族学学会的发起和筹备工作，并任民族学会一、二、三届副秘书长和二至四届学会理事。

早在上初中时，我就曾多次翻看美籍学者洛克博士在丽江地区拍摄的许多照片，久忘不了的是其中有我过世父亲在内的雪嵩村的熟人和农舍；高中时期开始注意收集纳西民歌、民间文学方面的资料。1953年考入云南大学历史系后，不仅见到了耳闻已久的前辈方国瑜教授，还陆续学习了他讲授的《西南少数民族史概述》、《白族史》和《云南民族史史料目录》等课程，为我今后

进行纳西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1957年初，应《边疆文艺》编辑部之约，经同时上云大的6个乡友共同讨论，以芹春强、章凤杰署名合写了题为《纳西族文学简介》的文章。此文仓促写就，不很全面及有疏漏之处，但大家以能为本民族尽点力而舒心。大学毕业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因忙于行政事务和政治运动的干扰，只参与过短暂的粤东地区畲族社会历史的普查和海南岛黎族地区的现实问题的考察。在荒废业务、资料已散失大半的情况下，1977年终于回到研究室，从头拾起自己想做的纳西调查研究工作。前后参加了《永宁纳西族的阿注婚姻和母系家庭》、《纳西族简史》、《纳西族》、《中国少数民族婚姻与家庭》、《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辞典》等书有关章节的编写。同时，在对云南、四川、浙江等地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撰写并发表了《丽江纳西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四川盐源县左所区沿海公社达住村纳西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云南省维西傈僳族自治县纳西族风俗习惯调查报告》及《纳汉通婚新情况和对策建议》等研究报告；还发表了《纳西族祭天初探》、《丽江纳西族的“殉情”及其原因》、《浅谈纳西族的史诗“创世记”》、《浅谈纳西族同汉族的通婚》、《纳西族的人名和姓氏》、《徐霞客和木增的友好交往述论》、《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及其研究述译》及《玉龙山下的故乡情——纳西风情录》等系列文章和著作，对纳西族特有的文化习俗和婚姻状况，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索，提出了较为新颖的一些见解。这些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前人未涉及的一些领域，填补了地区和历史上的一些空白。第一次全面介绍纳西族概况的读物《纳西族》，字数有限，既要纵述横铺有度，全面概括，求实见真，又要突出特点，因此不仅反复核实资料，而且做到行文文字斟酌，所费时间和精力较多；1998年参与主编并出版的《纳西族人物简志》，是我辞退掉两个合作课题之后在彭建华等征集的四十多万字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反复审读，去芜存菁，去花求实，

先后用一年时间，自备笔墨纸张，查阅书刊，电函联络，补充一些条目和资料，用统一规格筛选，全部重新编写、修改、定稿，誊清及最后校对。白庚胜博士除征集与撰写部分人物资料外，对本书的策划组织、筹集经费、联系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87年春，应美国东西方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的邀请，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夏威夷进行学术交流。通过洛伊·马克斯夫人，询问了“纳西学研究之父”J.F. ROCK博士在夏威夷的活动情况，并谒拜了洛克博士之墓；还于5月7日应夏威夷“中国研究中心”之约，在其组织的午餐会上作了“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演讲。与会者认为，这是第一次听到的正面论述中国民族政策的演讲，简明扼要，消除了许多误解，获得一致好评。

治学简历 1

纳西族祭天初探 1

丽江纳西族的“殉情”及其原因 15

浅谈纳西族史诗《创世纪》 26

丽江纳西族的婚姻家庭 42

丽江纳西族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 55

四川省盐源县沿海公社达住村纳西族社会

历史调查报告 111

浅谈纳西族同汉族的通婚 228

纳汉通婚的新情况和对策建议 239

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及其研究述评 251

纳西族的人名和姓氏 271

塔城乡纳西族玛莎人的风俗习惯 287

永春乡白帕村纳西族的风俗习惯 305

攀天阁乡纳西族的婚姻和丧葬习俗 322

永春乡纳西族“祭地”情况调查 335

徐霞客和木增友好交往述论 344

丽江土知府木氏家族的婚嫁浅析 354

主要论著目录 363

后 记 366

纳西族祭天初探*

祭天，纳西语叫猛本，是纳西族传统的重要习俗，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庆——春节的主要活动内容。“纳西祭天大”这个俗语，准确地表达了祭天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本文主要介绍纳西族祭天的基本情况，并对祭天活动中的几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无论是山区、半山区或坝区的纳西族村寨，在离村不远的地方，都建筑有相当讲究的祭天场，纳西语叫猛本当。祭天场一般为长方形或方形的平面建筑，分内场和外场。内场从地面深挖1米~2米，围墙高2米~3米，其面积按祭天人数的多少由50~60平方米至100多平方米不等。内场的正北方是梯形的祭台：高台最大，是栽神树、安神石及放置神米箩的地方；中台插小香，放净水、酒、茶和摆放献给神鸟的祭品；下台插大香，供牺牲。外场距内场数米以外筑围墙，有引水沟，沟边置有杀猪的大石板。外场正北中间高突一小方台，上铺石板，是给神鸟放祭品

*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1982。

的“献食处”（有的则安在大树桠杈上）。场地周围栽培着青翠葱郁的大杉树、栗树或松柏树，幽静蔽日，夏凉冬挡风。树木严禁砍伐，石头不许挪动，场地不能污染。俨然成为一个风景优美的净地。当然，一些居于坝区中央或城镇附近的村寨，由于地理环境条件的限制，未建专用的祭天场，但也需在春节期间轮流在各户房院中用树枝搭祭天棚。

纳西族把在同一祭天场祭天的人们称为猛本化，意为“祭天群”。根据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调查和了解，纳西族的祭天群有铺笃、古徐、古哉，古珊、汝咯和邢^①等之区分。大者数十户，小者十来户或十多户。其中，铺笃人口最多，祭天需时最长，仪式十分繁杂；古徐人口次之，需时亦长，但仪式较铺笃简略。其余的祭天群则人口较少，需时较短，仪式也简便。然而，无论人口多少，需时长短，仪式繁简，祭天的内容和目的则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纳西人把祭天视为神圣，所以，祭天所用的一切器物都是专用的。比如，祭天用的三棵神树（左右各一棵黄栗树代表天和地，中央柏树代表人皇），必须派专人到人迹罕至的高山岩头去砍伐，用前，头北脚南地放在外场洁净的地方，用后，亦归放专门地点，任何人不得触动。祭天所用的神米，必须挑选颗粒白净整齐的。装神米的竹篓，精致讲究，样式别致，世代相传。有些地区每户一个；有些地区按男性每人一个，大人用大篓，未成年者用小篓。平时挂放高处，使用前后亦需几番晒晒（量神米的小升也如此）。又如，祭天用的神猪，一般为两头：一头是天猪，也叫大猪；一头是地猪，又称小猪。每年由同一祭天群中的两户轮流喂养。每户应交几升粮食和若干蔓菁作为饲料。要养好祭天

^① 按象形文字书写，铺笃和古徐为一男一女在家中供米和供香火，汝咯为一把刀和一对兽角；邢为一稻穗。但多以形取音，实际意思不清楚。

猪，得从夏初挑选架子猪，入秋后即单喂催肥，才能保证超过俗定重量（大猪 120 斤～130 斤；小猪 80 斤～90 斤）。如在半途喂养不顺，需在旧历年底前另购肥猪顶替，否则，无法承担冒犯天地神灵的后果。再比如，祭天大香必须自己搓制，一般于盛夏树壮叶茂时开采香叶树枝，置于房顶或梁上。冬时取出净叶舂成粉末晒干，在祭天前几天专门搓制（丽江大香以拇指粗的竹为轴，用本地厚纸包香末搓成，粗若茶杯，长丈余，裹贴多节彩色纸穗为饰，可燃一昼夜不熄）。其他的祭天用具，诸如大铜甑子、大铁锅、秤、刀、钩、大木盆、案子以及抬猪的板床等等全为公有，由有关人户分别保管，不得随便使用。

总之，祭天所用的一切器物都得洁净专一，好让神灵们喜于受纳，以了却人们虔诚祷颂的心愿。

二

新中国成立前，纳西族的祭天活动是相当频繁的。平时，居住在各地的多数农民，于每天早晨或每月的初一、十五日，都在各家墙上或房外专砌的天灶中燎燃松柏树枝烧天香来祭天，说些简单的天地保佑的祝词即可，无需举行别的仪式。正式举行仪式的祭天是春祭和秋祭。春祭是大祭，因在正月春节期间举行，故称为正月（或春节）大祭天；秋祭是小祭，于七月半举行，也叫七月祭天。

现在，我们以中甸县北地村铺笃群的祭天为重点，^① 并与丽江雪嵩村古徐群祭天相对照，对纳西族的春节大祭天作个较为全面的介绍。

① 北地是纳西族东巴教的圣地，新中国成立前还保留着不少古老习俗，人们认为北地人是纯正的纳西，因而颇能代表纳西族习俗之一斑。